

# 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 《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俞伦伦<sup>1</sup> 杨富学<sup>2</sup>

1.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001; 2.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内容完整,其中的15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Qutluq”(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

**关键词:**《香空宝忏》;《摩尼教徒忏悔词》;呼禄法师;回鹘摩尼教;福建摩尼教

**中图分类号:** G256.22;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149-08

## 一、福清本《香空宝忏》及其性质

摩尼教是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一种宗教,因其创始人摩尼而得名,于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摩尼教遭到禁绝。呼禄法师南遁福建,在民间秘密传播摩尼教,使摩尼教一脉未绝,在福建各地以变异了的形式传播至今天。2008年以后,在福建霞浦、屏南、福州、福清等地发现的与摩尼教相关的文物、文献、寺院遗址等,都属于华化摩尼教的遗存,被誉为吐鲁番、敦煌之后中国摩尼教文献第二次大发现<sup>①</sup>。本文所述《香空宝忏》(图1),亦称《灵皇忏》<sup>②</sup>,是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sup>③</sup>,今存本子由俞经鑑抄录,现由俞云润收藏。“香空”一词见于敦煌写本S.2659《下部赞·普启赞文》:“又启奇特妙香空,光明晖辉清净相,金罍宝地元堪誉,五种觉意庄严者。”<sup>④</sup>《香空宝忏》文本字数近7千字,15条忏文共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五条,基本结构是开坛赞、序文、圣号、忏文、回坛偈,虽然在忏文开头结尾部分加入了佛教版本的赞词与往生咒,但与其他内容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很容易与其它文字识别,若将其去除也不影响全文的完整性。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研究”(22VRC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俞伦伦,男,福建福清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宗教研究;杨富学,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宗教史研究。

①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第4辑,2011年。

② 《灵皇忏》可能是仿佛教《梁皇忏》而命名。

③ 关于福清科仪本,请参见俞伦伦、杨富学:《福清科仪本所见东土摩尼教史事》,《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

④ 林悟殊:《〈下部赞〉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6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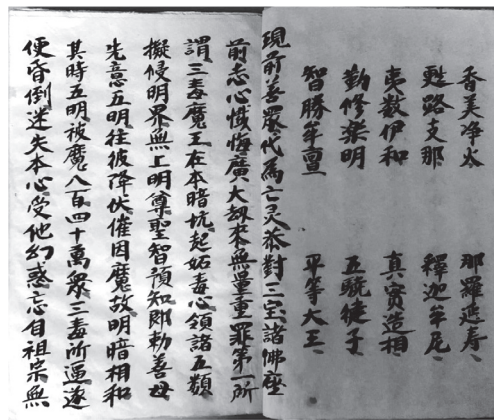


图 1: 福清摩尼教《香空宝忏》,俞伦伦摄

《香空宝忏》上卷序文中介绍了摩尼光佛因为怜悯男女听者,故而宣说 15 条忏文令人忏悔:

是故大尊,嗟法男女,所有愆殃,未解自悔。以怜悯故,为出一十五条真实忏文,令每莫日,对冥空诸圣,于佛法僧前,依此陈忏。

据此,灵皇当指摩尼光佛。这里提到听者在“莫日”<sup>①</sup> 时进行忏悔,在敦煌《下部赞》中也有“此偈凡至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sup>②</sup> 之语,那么《香空宝忏》应是摩尼教信徒在莫日(星期一)进行忏悔仪式时所依据的文本。

## 二、《香空宝忏》与《摩尼教徒忏悔词》忏悔内容的高度对应

在众多回鹘突厥语摩尼教文献中,以敦煌出土《摩尼教徒忏悔词》(图 2)最有代表性。该文献是 1907 年英国斯坦因(A. Stein)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用摩尼文字母书写回鹘语<sup>③</sup>,乃现存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1908 年,俄国迪亚科夫(A. A. Дяков)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现了另一件《摩尼教徒忏悔词》,用回鹘文书写<sup>④</sup>。保存这一文献残片更多的是柏林。现已发现的写本就已超过 20 件,有的用回鹘文书写,也有的用摩尼文书写<sup>⑤</sup>。各抄本字数各异,长短有别,可以互相补充所缺的内容。1963 年,苏联季米特里耶娃(L.W. Dmitriyeva)将其整理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

① 七曜历通过摩尼教传入我国,用以表示星期,汉字名称来自粟特语的音译,星期日为“密日”或“蜜日”(Mīr),星期一为“莫日”(Māx),星期二为“云汉”(Unxān),星期三为“啞”“啞”或“滴”(Tīr),星期四为“温没斯”(Urmazt),星期五为“那颞”(Nāxid),星期六为“鸡缓”或“积浣”(Kēwān)。参考[法]华澜(Alain Arrault):《敦煌历日探研》,李国强译,详见邓文宽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14 页。

② 林悟殊:《〈下部赞〉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 262 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 418 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4 卷,第 156 页。

③ 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Being a Confession-Prayer of the Manichean Auditor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1: 277-314.

④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 1951, стр. 108-130.

⑤ A. von Le Coq, *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 hist. Klasse, Berlin, 1910.

足本<sup>①</sup>。1965年,丹麦学者阿斯姆森(J. P. Asmussen)出版了《摩尼教忏悔词研究》<sup>②</sup>,芮传明依据该英译本整理出一份新的汉译本<sup>③</sup>。是后,美国学者克拉克(Larry Clark)又对现知的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进行了进一步系统的整理,既有转写,又有英译与详尽注释,足资参考<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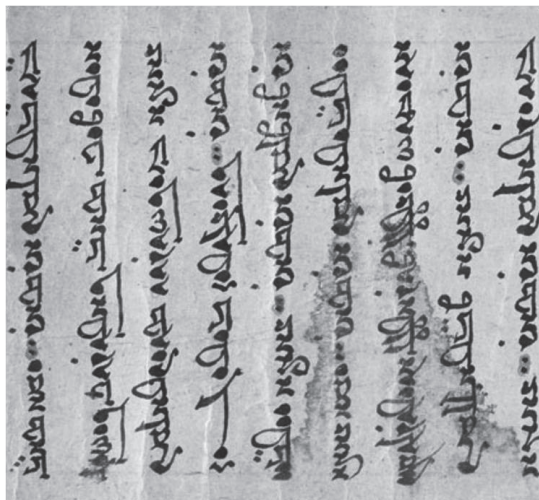


图2: 敦煌本摩尼文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

笔者发现,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文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并且福清本保存下来的内容十分完整。兹据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芮传明汉译)第1条内容进行比对:

福清本《香空宝忏》	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
第一所谓:三毒魔王,在本暗坑,起妬毒心,领诸五类,拟侵明界。无上明尊,圣智预知,即救善母,先意五明,往彼降服。催囚魔故,明暗相合。其时五明,被魔八百四十万众,三毒所逼,遂便昏倒,迷失本心,受他幻惑,忘自祖宗。	奥尔木兹特神偕五明神一起降临,以率领一切诸神与魔战斗。他和具有恶业的兴奴以及五类魔作战。当时,神与魔,明与暗混合起来。霍尔木兹神之子五明神,即我们的灵魂,与魔鬼争斗了一段时间,受了伤;并与诸魔之首,贪得无厌的无耻贪魔的邪知以及一百四十万魔混合起来,他变得不明事理和意志薄弱。他全然忘却了自己所诞生和被创造的不朽神灵之境,从而脱离了光明诸神。
无上明尊,自是一切诸圣基址,亦是一切佛性根源。我缘和合,久染魔情。于是自他祖宗,都不分别。将明与暗,将命与死,将佛与魔,将善与恶,心思口说,总言不二,一体化生。常身真性,谤诈无常,及见无常,将非死灭。波旬之类,诚非魔徒,反却赞言,是佛兄弟。此之倒惑,迷犯无穷。今对三宝诸佛座前,披诚发露,忏悔深愆。愿降慈悲,恕我等,捨亡性。第一所忏之罪。哀愍救拔,伏乞捨过。	我的明尊啊,从此之后,如果由于具有恶业的兴奴用邪恶行为诱惑我们的智力和思想,使得我们最终无知、无智;如果我们无意得罪了圣洁和光明的楚尔凡神,一切明性的本原,称他兼为明与暗、神与魔之宗;如果我们曾说“若有人赋予生命,即是明尊赋予生命;若有人杀害生灵,即是明尊杀害生灵”;或者我们曾说“明尊创造了一切善良与邪恶”;如果我们曾说“他是创造了不朽诸神的人”;或者我们曾说“霍尔木兹特神和兴奴是弟兄”;我的明尊啊,如果我们无意中欺骗了明尊,曾经使用了极度亵渎神灵的言辞,从而犯下了导致毁灭的罪过,那么,明尊啊,我,赖玛斯特(Rā i mast Frazend),就忏悔,祈求解脱罪孽,宽恕我的罪过吧!
吻哪嚙哆啰唵哩唵	福佑之始!

① Л. В. Дмитриева, *Хуастунифт,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Л., 1963.

② J. P. Asmussen, *Xuāstvānīft—Studies in Manichaeism* (Acta Theol. Danica. 7), Kopenhagen, 1965.

③ 芮传明,《摩尼教突厥语〈忏悔词〉新译和简释》,《史林》2009年第6期。

④ Larry 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Turnout: Brepols, 2013.

福清本使用文言书写,四字成句,与回鹘本比起来详略不同,但基本上能对应。第1条忏文内容介绍初际明、暗二宗混合的因缘,由此导致了人类初祖“迷失本心”,而受到他魔诱惑,忘记了自己的明性根源。强调信徒要明确二元区别,不可将明性与魔情混淆,不可认为“波旬”(疑为“波旬”)与“佛”同源。在福清本中可看出,“明界”与“暗坑”相对,明界至尊神被称为“无上明尊”,暗坑首领则是“三毒魔王”。福清本在首句提到了三毒魔王试图侵略明界的背景,回鹘本无此句,直接从无上明尊率领诸神与五类魔战斗开始。回鹘本的第1段与福清本可以逐句对应,差别处在于回鹘本中的暗坑魔众为“一百四十万”,而福清本则是“八百四十万”。回鹘本第2段的“我的明尊啊”与福清本的“无上明尊”对应,词句顺序略有差异,不过回鹘本的语句看起来更为通俗易懂,可作福清本的参考。

此外,在每条忏文之下,福清本还加了一段4句七字偈,概括了所应忏悔的罪行,比如第1条,在福清本里将其概括为“忘本生缘罪”。每条罪行都有一个这样的概括性称呼,分别为忘本生缘罪、不敬二光罪、流浪五谷罪、轻慢三宝罪、杀害五类罪、心口意业罪、信邪倒见罪、不具四印罪、不持十戒罪、亏违礼忏罪、不行七施罪、不持斋戒罪、不求忏悔罪、亏违阎默罪、纵恣三业罪。这些名称在回鹘本中未见,可能是福清本新增的内容。福清本在保持15条忏文完整性的前提下,扩充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的制作者显然充分了解摩尼教的教义,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命名概括。

在《香空宝忏》每卷中还有敬拜摩尼教诸圣名号的内容,一共分为3段,分置于5条忏文之间,另外两卷也是同样做法。这份诸圣名单可以视为摩尼教的神谱,内容相当纯粹,没有杂入道教及民间信仰的成分。很多神名我们可以在《下部赞》《摩尼教残经》上找到,其中也有些神名并未出现在敦煌汉语摩尼教文献上,但从其名称上与其他外文记录能对应,应该来自早期汉语摩尼教文献。记载如下:

本师摩尼,无上明尊,净妙香空,涅槃诸圣,金刚宝地,日光大圣,善母如来,净风夷萨,五收圣使,七宝舡主,活命净气,精进净风,再甦净明,微妙净水,香美净火,那罗延寿,甦路支那,释迦牟尼,夷数伊和,真实造相,勤修乐明,五骁健子,智胜牟亶,平等大王。

持世如来,十天大王,降魔圣使,地藏夷萨,催明大圣,殊胜光王,圣化王子,骁勇明使,天乐诸圣,威力大圣,大慈夷数,神通电光,知惠善心,救苦观音,大悲势至,毗卢舍那,五妙相身,夷数伊桓,贞明法圣,清净法身,光明法身,大力法身,智慧法身,四寂法身。

广大心王,大惠心王,微妙法风,收採惠明,庄严法相,四寂法身,阎默大圣,净活思惟,吉祥圣使,西国法王,十二慕闍,七二哆诞,三百悉德。阿罗缓僧,月光夷数,常胜先意,神通电光,光明圣使,大宝舡主,净主法王,卢缚逸天王,弥诃逸天王,吽啰逸天王,娑啰逸天王。

上文中的殊胜光王、圣化王子、骁勇明使、天乐诸圣、威力大圣,似乎可以与拉丁语文献(英译)中的The Keeper of Splendour(光辉卫士)、King of Honour(尊贵的王)、Adamas of Light(阿大姆斯)、King of Glory(荣耀之王)、Alas(持地者)相对应<sup>①</sup>,涵盖了由明尊历次召唤出来的诸神以及五大先知、四大天使等。《香空宝忏》最后一段中出现的慕闍、哆诞、悉德、阿罗缓僧,分别对应于《摩尼光佛教法

<sup>①</sup> 汉译名见马小鹤:《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仪略·五级仪第四》所说的四级师僧：慕闍、拂多诞、默奚悉德、阿罗缓<sup>①</sup>。四天王在霞浦文献中亦可以见到<sup>②</sup>。

### 三、《香空宝忏》与《摩尼教徒忏悔词》同出唐代母本说

福清本的最大价值是可以补充回鹘本使用略称而未展开说明的内容，比如“七施”与“十戒”，都是听者日常信仰生活所依据的重要法则。“七施”出现在福清本《香空宝忏》和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的第11条，“十戒”出现在第9条。我们现在所看到回鹘本译文并没有具体说明。敦煌本 S. 2659《下部赞·此偈你逾沙忏悔文》写道：“于七施、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消灭。”<sup>③</sup>“七施”，顾名思义，乃是听者所要承担的七种布施义务，在回鹘本中并没有具体指明，《香空宝忏》则完整将七施内容一一罗列：

言七施者，一施法堂，安居善众；二施经图，于僧披展；三施男女，承奉正宗；四施饮食，以充斋供；五施衣服，串带师僧；六施迎送，运转移动；七施汤药，医疗病僧。如上七施，计合常为。

由于摩尼教师僧主要以修持礼拜等精神活动为主，所以需要听者提供建筑、经书、饮食、衣服、交通、医疗这些物质条件，并且还需要有信徒献身出家，以继承摩尼教法。

福清本《香空宝忏》对于摩尼教的教义、听者日常仪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十戒”是摩尼教徒的修持戒条，阿拉伯语著作《群书类述》转述了十戒的内容，即不拜偶像、不妄语、不贪欲、不杀生、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诈、不行巫术、不二见（怀疑宗教）、不怠惰<sup>④</sup>。此为学界广为参考的对象，但将其与回鹘本内容相比，二者迥然有别。回鹘本十戒内容：口三戒、心三戒、手三戒以及全身的一戒。再看福清本的说法：

言十戒者，第一真实，断之虚妄；第二善言，断诸恶语；第三美行，断诸咒誓，此三戒口。第四慈善，断诸杀害；第五廉慎，断诸偷窃；第六忠信，断诸觭觧，此三戒手。第七正实，断诸邪见；第八诸佛，断诸投魔；第九真僧，断之外道，此三戒心。第十真确，夫已有妇，妇已有夫，断诸邪行，此以戒身。

不难看出，福清本的“十戒”与回鹘文本所载基本一致，只是回鹘文本未具体阐述，不若福清本内容详

① 林悟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32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382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第225页。

② 马小鹤：《霞浦钞本明教“四天王”考辨》，详见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6—204页。

③ 林悟殊：《〈下部赞〉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64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419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第157页。

④ B.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im*, New York, 1970: 789.

尽。福清本与回鹘本排序相同,文义相符,当自同一母本而来。

关于摩尼教信徒(听者)持斋的时间,有两则资料提及。一是《宣和二年禁约》:“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sup>①</sup>二是《宿曜经》:“末摩尼常以密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sup>②</sup>如果此两则材料所言不误,可能是比较重大的节会斋日选择密日(星期天)举行。敦煌写本 S. 2659《下部赞》中有“此偈凡莫日用为结愿”与“此偈凡至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的记载,是见,听者凡常以莫日(星期一)结斋忏悔。福清本《香空宝忏》要求听者在每个莫日进行忏悔,销除“六日以来俗务之罪”,将每年 50 个星期的持斋称之为“五十旬斋”(第 12 条)。每年 7 次的双日斋,在福清本中称为“年七加斋”,斋月时间在腊月,被称为“戒月”(第 14 条)。忏文中还提到“四时礼赞”及“朝夕精勤”(第 10 条),说明了听者日常要进行 4 次早晚礼拜。

福清香空道场开忏时,坛场两侧张贴有“灵皇”与“斋坛”字样的两幅字联,二位法师依次宣诵忏文,代为亡过听者乞求赦罪,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唐代《下部赞》时代。《下部赞》中记载有“亡没沉沦诸听者”与“此偈为亡者受供结愿用之”,为亡过听者祈祷解脱,登上明船赴常乐世界,也是摩尼教十分重要的宗教仪式内容。《香空宝忏》在历史上的可能也实际运用于日常生活中,陆游在福建曾亲见:“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sup>③</sup>从陆游转述的“今日赴明教斋”一语来看,此应是日常行为,那么“明教斋”应是每周莫日进行忏悔的斋会,因忏悔内容都是针对信徒日常行为,所以采用的必不是音译本,而《香空宝忏》核心内容的“十五条忏悔文”,可能在宋代福建“明教斋”中就被使用。在福建摩尼教文献未出之前,连立昌曾认为福建明教是摩尼教的异化,所使用的经文与摩尼教无涉,故而推测宋代“明教所习经文是摩尼经的可能性就很难存在”<sup>④</sup>。这一论断显然与事实不符。

840 年,回鹘西迁,在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形成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摩尼教继续流行,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在吐鲁番、敦煌都有发现<sup>⑤</sup>。关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成书年代,苏联学者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认为当属 5 世纪作品<sup>⑥</sup>;季米特里耶娃(Л. В. Дмитриева)不认同其说,认为“尚无证据说明属于 5、6 或 7 世纪”<sup>⑦</sup>。唐会昌年(841—845 年)间,漠北摩尼教因回鹘失势而西迁,北方摩尼教因会昌法难而销声匿迹,呼禄法师带领僧团避难而来到福清,保存摩尼教至今,并流传下《香空宝忏》等文献。回鹘摩尼教西迁与北方摩尼教南迁之后,在高昌、沙州与福清之间相距万里,交通阻隔,教团交流可能因此中断,所以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与福清本《香空宝忏》发生关系,其时应在 9 世纪中期之前,可证这两部高度对应的摩尼教文献源自唐代母本。

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来源,《闽书·方域志》有明确记载:

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今福建福清市),授侣三山(福州市),游方泉郡(泉州市),卒葬郡北山(泉州北郊清源山)下。<sup>⑧</sup>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6534 页。

② 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大正藏》第 21 册,第 398a 页。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25 页。

④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1 页。

⑤ 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50—179 页。

⑥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Л., 1951, стр. 108.

⑦ Л. В. Дмитриева, Хуастунифт,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Л., 1963, стр. 215.

⑧ 何乔远著,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卷七《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72 页。

由上述记载观之,开摩尼教于福建者当为呼禄法师。至于呼禄法师的身份,学术界有所考证。英国学者刘南强认为,“呼禄”就是中古波斯语 *xrōhxwān* (呼嚧唤:译云教道首,专知奖劝,身份为使唤僧)的音译<sup>①</sup>。此说既出,便得到学术界广泛的支持<sup>②</sup>。此说不然。呼嚧唤作为使唤僧,地位不高,与“授侣三山”的法师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尤有进者,“呼嚧唤”既为法师称号,其后就不能叠床架屋,再加“法师”二字了。由此而可推定,“呼禄”当为人名,可能为回鹘语“Qutluγ”即“骨咄禄”之对音,意为“吉祥”。骨咄禄,又译“骨禄”“骨都”“胡禄”,而“Qutluγ”在回鹘又常被人格化为“保护神”,其用以对译“呼禄”无不妥之处<sup>③</sup>。

有幸的是,福清摩尼教科仪本《普度科仪·稽师科》中同样发现有“呼禄”之名,写作“呼禄慕阁”<sup>④</sup>。慕阁,回鹘语作 *možak*,来自粟特语 *mwž'k*<sup>⑤</sup>,为摩尼教五级教徒中最高阶的教职,阿罗缓(呼嚧唤)为第三级<sup>⑥</sup>。如果将“呼禄”解释为“呼嚧唤”,那么,“呼禄慕阁”岂不成了“呼嚧唤慕阁”?敢问“呼禄法师”在摩尼教中的级别到底应该是第一级还是第三级呢?自相矛盾之处显而易见。质言之,可以将“呼禄”解释为回鹘语“Qutluγ”(吉祥),将“呼禄法师”理解为回鹘“吉祥法师”是可以信从的,而解释为“呼嚧唤”则是根本行不通的<sup>⑦</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福清摩尼教从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唐会昌年间回鹘摩尼教高僧呼禄法师。呼禄法师入闽传教,主要活动于泉州灵源山、华表山,故摩尼教又被称作“灵源教”<sup>⑧</sup>。后经“灵源历代传教宗师”的嫡嫡相传,一脉不绝,以至于今,其中尤以北宋林瞪对摩尼教的发扬光大影响最巨<sup>⑨</sup>。从福建霞浦、屏南、福清保存下来的科仪本可以看出,虽历经千年,福建诸地的摩尼教虽已不同程度地佛化、道化或民间化了,但至今保持着独立的教派传承与仪式传统。大量的教内文献可以与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相互印证,像《香空宝忏》如此完整、能够直接与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对应的福

- ① Samuel N. C. Lieu, "Precept and Practice in Manichaean Monasticism",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New Series 32, 1982: 163; *ibid*,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Tübingen, 1992: 89, 264; *ibid*, "Polemics against Manichaeism as a Subversive Cult in Su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1979/2, p. 138; *ibid*,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Leiden-Boston-Köln, 1998:86.
- ② Peter Bryder,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Löberöd, 1985: 10; 吉田豊:『漢譯マニ教文獻における漢字音寫された中世イラン語について(上)』『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I(1986年号),1987年,註9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年,第61—62頁; 林悟殊:《宋代明教与唐代摩尼教》,《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24頁。
- ③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杨富学:《回鹘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 ④ 关于福清本《普度科仪·稽师科》,请参见俞伦伦、杨富学:《福清科仪本所见东土摩尼教史事》,《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
- ⑤ 吉田豊:『唐代におけるマニ教信仰—新出の霞浦資料から見えてくること—』『唐代史研究』第19号,2016年,第23頁。吉田氏认为:“‘慕阁’并非安息语‘mwc’g(ammōžāg)而是来源于摩尼教粟特语mwž'k的对应之意。”
- ⑥ 林悟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32頁; 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382頁。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4—225頁。
- ⑦ 杨富学、熊一玮:《唐代开教福建摩尼僧呼禄法师族出回鹘新证》,《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 ⑧ 盖佳择、杨富学:《宋元以来霞浦世俗化之摩尼教非“灵源教”说》,《宗教学研究》2021年第1期。
- ⑨ 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清摩尼教文献更是首度发现,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闽地后的嫡传。

补记:本稿曾在2020年10月9—13日在敦煌举办的“第二届敦煌与丝路文明专题论坛暨敦煌学视阈下的东北西北对话”上宣读,翌年9月18日又在敦煌研究院第74期“敦煌读书班”专题演讲。经过大幅度修改后投稿《历史研究》杂志,被录用,将刊于《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但由于篇幅过长,我们遂将这一部分摘出另刊。近期,突然获知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张帆女史所撰《福清摩尼教文书〈香空宝忏〉与古突厥语〈忏悔词〉比较研究》作为《西域研究》的拟刊稿优先发表于中国知网(网络首发时间:2023-12-12 14:47:44),虽议题相近,但内容无雷同,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潘文竹

## On the Same Origin between the Fuqing Version of *The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and the Uighur Version of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Yu Lunlun<sup>1</sup> Yang Fuxue<sup>2</sup>

1.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Fujian and Taiw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tudies,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Amid the Manichaean literatur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Fuqing, Fujian Province, *The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can be regarded as a core text used by the Manichaean religion at the punya ashrams. It is rich and complete in content and well preserved. Fifteen articles of the confessions correspond to the Uighur version of *The Manichaean Confessions* found in Dunhuang and Turpan. The earliest propagator of Manichaeism in Fujian recorded in historical annals is Master Ulug. The author previously speculated that "Ulug" is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Uighur language "Qutluy" (good fortune), which is intended to show that the Manichaeism in Fujian was introduced by the Uighur monk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fifteen articles of confessions in *The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in the Fuqing edition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in Uighur, which can confirm that Manichaeism in Fuqing and the northern Manichaeism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from the same line. It i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Mobei Uighur Manichaeism that moved south.

**Key words:**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Master Ulug; Uighur Manichaeism; Fujian Manichaeism